

品藏地风情

语自在

悟花木禅意

听智者书语

享平常喜乐

阿来

语自在

语自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自在 / 阿来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29-09520-8

I. ①语…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8483号

语自在

YUZIZAI

阿来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同辉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张好好

责任编辑: 舒晓云 黄卫平

特约编辑: 王非庶

营销编辑: 刘 菲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主 语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7千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大地的咏叹

离开就是一种归来 / 003

野人 / 012

马 / 028

声音 / 038

赞拉：过去与现在 / 047

灯火旺盛的地方 / 105

上溯一条河流的源头 / 170

德格：湖山之间，故事流传 / 208

第二辑 草木之名之美

梅——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官到浣花
溪 / 229

玉兰——翠条多力引长风，点破银花玉雪
香 / 236

李——无言路侧谁知味，唯有寻芳蝶与

蜂 / 241

桂——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

香 / 248

芙蓉——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

芳 / 254

丁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

愁 / 261

桐——晞发行吟日正长，桐花落尽又新

篁 / 266

第三辑 病中读书记

我只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 / 275

善的简单与恶的复杂 / 279

不是解构，不是背离，是新可能 / 294

道德的还是理想的——关于故乡，而且不

只是关于故乡 / 303

第一辑 大地的咏叹

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

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又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

离开就是一种归来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从一座小寺庙里出来。住持让手下唯一的年轻僧人送我一程。他把我送出山门。

下午斜射的阳光照耀着苍黛的群山，蜿蜒的山脉把人的视线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山下奔涌不息的大渡河水也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金光。

我对这个年轻的僧人说：“请回去吧。”

他的脸上流露出些依依不舍的表情，说：“让我再送送你吧。”

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这四五个小时的访问，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多么深厚的友谊，这是不可能的。在我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跟他的上司——这座山间小寺的住持僧人争论。因为一开始他就对我说，这座小庙的历史有一万多年了。宗教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能力。但很难设想产生于历史进程中的宗教能够超越历史本身。于是，我们就开始争论起来。这个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那时，这个年轻僧人就坐在一边。他一直以一种恭敬的态度为我们不断续上满碗的热茶，但他的眼睛却经常从二楼狭小的窗口注视着外面的世界。

现在，我们来到了阳光下面。强烈的阳光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们踏入了一片刚刚收割了小麦的庄稼地。剩下的麦茬发出许多细密的声响。那个年轻僧人还跟在后面。我还看见，那个多少有些恼怒的住持正从二楼经堂的窗口注视着我。我在他的眼里，是一个真正异端吗？

我再一次对身后的年轻僧人说：“请回去吧。”

他固执地说：“我再送一送你。”

我在刚收割不久的麦地里坐了下来。麦子堆成一个一个小垛，四散在田野里。每一个小垛都是一幢房子的形状。在这一带，传统建筑样式都是碉楼式的平顶房子。而这种房子式的麦垛却有一道脊充当分水，带着两边的坡顶。在这片辽阔山地里，还有一种小房子也是这么低矮，有门无窗，也有分水的脊带着两边的坡顶。那就是装满叫作“擦擦”的泥供的小房子。这些叫作擦擦的东西，一类是宝塔状，一类则像是四方的印版，都是从木模里模制出的泥坯。这些泥坯陈列在不同的地方，是对很多不同鬼神的供养。

麦地边的树林与草地边缘，就有一两座这种装满供养的小房子。

而地里则满是麦子堆成的这种小房子。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小僧人突然开口说：“我知道你的话比师父说得有道理。”

我也说：“其实，我并不用跟他争论什么。”但问题是我已经跟别人争论了。

年轻僧人说：“可是我们还是会相信下去的。”

我当然不必问他明知如此，还要这般的理由。很多事情我们都说不出理由。

这时，夕阳照亮了一川河水，也辉耀着列列远山，一座又一座青碧的山峰牵动着我的视线，直到很辽远的地方。

年轻僧人眯缝着双眼，用他那样的方法看去，眼前的景象会显得飘浮不定，从而产生出一种虚幻的感觉。

“其实，我相信师父讲的，还没有从眼前山水中自己看见的多。”

我的眼里显出了疑问。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犹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层二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这个年轻僧人如果接受与我一样的教育，肯定会成为一个诗人。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方也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不是要与我讨论什么。这些山间冷清小寺里的僧人，早已深刻领受了落寞的意义，并不特别倾向于向你灌输什么。

但他却把这样一句话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上。

我站起身来与他道别：“请向你师父说得罪了，我不该跟他争论，每个人都该相信自己的东西。”

我走下山道回望时，他的师父出来，与他并肩站在一起。这

时，倒是那在夕阳余晖里，两个僧人高大的剪影，给人一种比一万年还要久远的印象。

一小时后，我下到山脚时，夜已经降临了。

坐上吉普车，发动起来的引擎把一种震颤传导到整部车子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导到我的身子上。我从窗口回望山腰上那座小小的寺庙。看到的只是星光下一个黝黑的剪影。不知为什么，我期望看到一星半点的灯光，但是，灯火并未因为我有这种期望才会出现。

那座小庙的建立很有意思。数百年前的某一天，一个犁地的农民突然发现一面小山崖上似乎有一尊佛像显现出来。到秋天收割的时候，这隐约的印迹已经清晰地现身为一尊坐佛了。于是，他们留下了一名游方僧人，依着这面不大的山崖建起了一座宝殿。石匠顺着那个显现的轮廓，把这尊自生佛从山崖里剥离出来。几百年来，人们慢慢为这座自生佛像装金裹银，没有人再能看到一点石头的质地，当然也就无从想象原来的样子了。

在藏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在布达拉宫众多佛像中，最为信徒崇奉的是一尊观音像。这不但是因为很多伟大人物，比如吐蕃王国历史上有名的国王松赞干布就被看成是观世音的化身，而且因为这尊观音像也是从一段檀香木中自然生成的。只是在布达拉宫我们看到的这尊自生观音，也不是原本的样子了。

这尊自生观音包裹在了一尊更大的佛像里，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自己进行判断或猜想了。

从此以后，我在群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每当登临比较高

的地方，极目远望时，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会想到这个有关阶梯的比喻。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比喻。

一本有关藏语诗歌修辞的书中说，好的比喻犹如一串珠饰中的上等宝石。而在百姓日常口头的表达中，很难打捞到这样的宝石。我有幸找到了一颗，所以，经常会在自己再次面对同样自然美景时像抚摸一颗宝石一样抚摸它。而这种抚摸，只会让真正的宝石焕发出更令人迷醉的光芒。

当然，如果说我仅凭这么一点来由，就有了一个书名，也太弱化了自己的创造。

我希望自己的书名里有足够真切的自我体验。

大概两年之后，我为拍摄一部电视片，在深秋十月去攀登过一次号称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这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就耸立在距四川盆地不过百余公里直线距离的邛崃山脉中央。我们前去的时候，已经是水冷草枯的时节。雪线正一天天下降到河谷，探险的游客已断了踪迹。只在山下的小镇日隆的旅馆墙上留下了“四姑娘山花之旅”一类的浪漫词句。

上山的第四天，我们的双脚已经站在了所有森林植被生存线以上的地方。巨大岩石的阴影里都是经年不化的冰雪。往上，是陡峭的冰川和蓝天，回望，是一株株金黄的落叶松，纯净的明亮。此行，我们不是刻意登顶，只是尽量攀到高一点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们退回去一些，宿在那些美丽的落叶松树下。那天晚上下了一场

大雪。早上醒来，雪遮蔽了一切。树，岩石，甚至草甸上狭长的高山海子。

我又一次看到被雪覆盖的山脉一列列走向辽远，一直走到与天际模糊交接的地方。这时，太阳出来了。

不是先看到的太阳。而是遽然而起的鸟类的清脆欢快的鸣叫一下就打破了那仿佛亘古如此的宁静。然后，眼前猛地一亮，太阳在跳出山脊的遮挡后，陡然放出了万道金光。起先，是感觉全世界的寂静都汇聚到这个雪后的早晨了。现在，又觉得这个水晶世界汇聚了全世界的光芒与欢唱。

“太阳攀响群山的音阶。”

我试图用诗概括当时的感受时，用了上面这样一个句子作为开头。从此，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

从纯粹地理的眼光看，这是把低海拔的小桥流水最终抬升为世界最高处的旷野长风。

而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

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又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

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三十六岁时，方才离开。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是两个原因。首先，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

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

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进与归来。

我的归来方式肯定不是发了财回去捐助一座寺庙或一间学校，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书，其中我要告诉的是我的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我的情感就蕴藏在全部的叙述中间。我的情感就在这每一个章节里不断离开，又不断归来。

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

问题的关键是，我能同时写出这种上升与陷落吗？

当我成人之后，我常常四出漫游。有一首献给自己的诗就叫作《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嘴唇是泥，

牙齿是石头，

舌头是水，

我们尚未口吐莲花。

苍天啊，何时赐我最精美的语言。

今天，当我期望自己做出深刻生动表达的时候，又感到自己必须仰仗某种非我的力量。在历史上，每一个有学识的僧人在开始其著述时，都会向四方的许多神佛顶礼。比如藏族历史上最具批判性的更敦群培在《智游佛国漫记》中，开篇就“虔诚地向正等觉世尊之足莲叩拜”，所谓足莲是藏语里一种修辞格，就是把世尊的足喻为莲花，这样叩拜的目的，也无非“敬祈赐予保佑”！保佑著作者能够：

深邃智慧之光轮驱除世间迷惑，恬静解脱之定足镇压
三界顶部，
具有未染戏论浮云净空之胸怀，
众生之祥瑞太阳赐汝圆满之雨露！

位高权重的五世达赖在其巨著《西藏王臣记》的开篇也是这样祝颂：

那整齐的花蕊，似青年智慧，锐如铁钩，刺入美女的
心房。

自在地洞见诸法的法性，显现在大圆镜上。

明效大验，显示出一幅梵净歌舞的景象。

能做这样的加被者——文殊师利，愿我庄严的喉舌成为语
自在王。

然后，他转面向诗歌与文艺女神继续祝颂：

乍见美妙喜悦的尊颜，疑是皎洁的月轮出现。

你那表示消除一切颠倒与惶惑的标志——

是你那如蓝吠琉璃色彩般长悬而下垂的发辔。

妙音天女啊！愿我速成语自在王那样的智慧无边！

“语自在”，从古到今，对于一个操持语言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时刻理想着的，却又深恐自己难以企及的境界。

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人看成是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做了一个藏族人的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

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向非我力量发出祈愿呢？因为，对于一个漫游者，即或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现的人感到胆怯甚至是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这非我力量所指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

野人

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感到大山的阴影中轻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的巨大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口音以及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的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这无疑是一种庄重的东西。

这次旅行，以及这个故事以一次笔会的结束处开始。在泸定车站，文友们返回成都，我将在这里坐上另外一辆长途汽车开始我十分习惯的孤独旅行。这是六月，车站上飞扬着尘土与嘈杂的人声，充满了烂熟的杏子的味道、汽车轮胎上橡胶的味道。

现在，我看到了自己和文友们分手时，那一脸漠然的神情。听到播音员以虚假的温柔声音预报车辆班次。这时，一个戴副粗劣墨